

庆山·著

# 眠空

《珍藏版》

因为你知道什么叫作  
痛苦和迷惘，  
它们曾如何汹涌而深沉地  
冲击心灵。



庆山·著

# 眠空

（珍藏版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# 目录

新版序·它离我的心很近 / 001

初版序 / 003

壹·电露泡影 / 001

贰·荷亭听雨 / 053

叁·心如秋月 / 129

肆·人杳双忘 / 193

## 它离我的心很近

《眠空》在2013年1月第一次出版。这本书主要组成部分，是杂志专栏、笔记和日记中的摘选和记录。当时把所有文字素材，每一段，每一节，经过重新调整和编辑，并不是随便铺陈。书在编排和节奏上形成呼吸，按照一种直觉生发。

虽文体自由，所抒写的观点或事物仍需要具备核心。《眠空》是后期比较成熟的作品，作者较容易推翻的是早期的观念，若没有推翻之意，也恐怕是个障碍。而眠空所抒写的观念，大多由思考所过滤，它离我的心很近，也并不会被轻易推翻。

是署名“安妮宝贝”的最后一部作品。之后以“庆山”笔名，发表《得未曾有》《月童度河》等作品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也已暗藏更替的线索。此书出现一种较有距离感的观照。这种距离感也可称之为觉知。

从自己，看到天地，看到众生，这是以艺术为法门的进阶。在《眠空》之中，仿佛试图在看到众生。但其实是在众生之中看到微小而行进中的自己。

散文集是开放的形式。把自己生命的过程和真实细节，敞开给黑暗中的未知，作为一种分享和供给。这与小说的虚构状态完全不同。它也是一段生活经历的终结，就此留下标记。对我来说有特别的纪念。

“很多会意极深的词句，不再拘泥于意象的表达，更多的是对生命诸多现象的总结与贯彻。富有禅意的诗文三行，略有晦涩的词语两枚，即使在茫茫深夜，依然能给予孤独者以幸福澄澈般的光辉。”

这是读者所写的关于“眠空”的一段读后感。一本书最终应抵达的，是文字与读者在本质上的流动和连接。心与心相通之处，如同水中映照出圆月。即便身隔迢遥，从未在现实中相遇，而心已会合。

庆山

2016/4/5 北京

《眠空》文字来自日记、笔记、杂录。有的正式写在电脑上，有的零散记录于旅途所携带的纸页。文字具备即刻的意义，记下的观点或细节，过后回望，已显得不再重要或与己无关。但从记录中回溯，可看到自我构建和行进的一个过程。

我写下这些随性的文字，并不打算长久保留。选择性整理出一部分之后，其余的也就清空或消除了。这些思想、情绪、感受、知见的痕迹和旧躯体，已属于过去。从中摘录的文字成书之后，进入被阅读的世界，自此流向它自己的道路。彼此也就相忘。

二〇一二年七月末，《眠空》止稿。窗外花园蝉鸣狂热，查日历原来是立秋。所谓水落石出，是在时间的回旋中仍相遇自己的本性。无力的终究无力，有力的依然递进。这些文字被整理成行李，推入时间的轨道。我因此而感觉到一种新生。我们的确有可能时时刻刻成为一个新的自己，具备无限的生机和活泼。

《眠空》的记录是一种私人形式，表述零散、跳跃、漫不经心。但我并不顾虑这种任性的方式与大众阅读之间的距离。不同的心路，导致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。认知的隔阂也会产生阅读中的障碍或者偏差。我们在各自的疆域生活。像花朵盛开在阴面或者阳面的山谷，盛开在海边或者草丛之中，但都是在自己的本性里盛开。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体性。它是平等的，开放的。

我意识到与这个世间，与诸多读者，与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之间的一体性。愿意分享自己所知所想的一切，即便微小琐碎，但来自内在真实的思考。表达和阅读，得以触摸深处的自己，相互发生联接和印证。这种印证，有时在我与“我”之间，有时在我与“你”之间。他人文字是一种启发、借鉴、对镜自照。它们也会在有感应有因缘的生命之中，播下漂流的小小种子。这是美好的相遇。

人的表达有诸多局限。有某种即时性。有或被早已反复陈述的困守挣扎。但这并不意味表达的虚妄。表达延续生命个体的存在感，在书写和阅读中传递。表达也承载即刻的明心见性，发出声音，让自己“听到”。也让能够“听到”的人知晓。

二〇一一年，出版长篇小说《春宴》。《春宴》于我，如同翻过一个山头。翻过不是终结，是为了看到新的路在另一侧展开。《眠空》是某种生发、循环、分解、消释。这些文字对

我而言，如同把一枚铁钉敲入岩石，缓慢、坚定、持续、深入；也如同把一封书信投入大海，随手撒落，没有目的。它们是内心的一种觉知和清理。

那年，在京都，与一位日本的禅宗师父见面，他说，脚步有力而坚定，不断地走下去，就可以走一条长路。一位西藏的师父则说，期待和恐惧应成为我们的戒律。即人应无所期待，也无所恐惧。我喜欢走路。走路时，当下是全部。播下种子，让花开放，让果实结出。而不必追究其结局如何，有何意义。

勇猛之心，渴望人生加速，强烈地感受和完尽事物，更多地承担和行动。用全力去负荷，或者全然放下。疑问最终需以实践作答。人的所向，是趋近那片远处的大海，跃入其中，消融其中，获得全然的究竟。人们只是走在路上。

愿你在这本书中有所得。谢谢。

安妮宝贝

2012年7月28日 北京

---

\* 《眠空》一部分文字整理于写给《城市画报》和《大方》的专栏。

\*\* 书中人物具备虚拟性。M，他或者她，来自多位不同的人，混为一体。



在春天到来之前，不免略有些颓唐。封闭式工作，间或睡眠，偶尔与人约见，阅读，走路，隐匿与消沉，逐日清扫内心空间。在难以言说的一种混沌和清醒之中，度过时日。



有时我觉得时间并非一个孤立的进行式。人类对于时间的定义，只是出于各自想象和推测。它是一个无限扩展的平面，还是一条盘旋而上的通道？时间的流动如此深邃难言，我们置身其中，如海水之中的水滴，又如何对自身无法“看见”和“隔离”的存在做出描述？

因为无知无觉，人拥有自由想象。因故，对我而言，时间并非一个孤立的进行式。

我猜测过往只是失踪，放置于时间平滑而开放的界面，打包整理，罗列在某个无法触及的维度。但即便可以回去，再次伸手取下它们，我也不想走上这条回头路。更不试图把它们逐一打开。不纠缠，不黏着，不把玩，不回味。过往的意义在每一刻逝去的当下完成。

如同此刻，写作之于我，是把记忆逐一打包和搁置的过程。把它们扔入体内悄无声息的骨血之中。扔入一刻也不停止变动的流水之中。

除了写作，找不到其他更理性更彻底的整理与清除方式。



喜欢观察人的手。一双手背上有青色筋脉微微凸显的手，看起来真是美极了。不论男女。

经常看自己的手，也看所爱着的那些男子和女人的手。他们抚触过的杯子，用力的方式，把手伸向我试图联接。手指的轮廓和肌肤。炎热的夏季，旅馆房间，手指抚摸过背部，识别其中所传递的问询和柔情。默默中几近入睡。

每年春天都会起心动念，想出发坐一趟火车去洛阳看牡丹。但事实上从未成行。也许，在内心保留的这个念头，最终所向并非牡丹，而是一条幻想中可抵达的道路。我幻想洛阳每年春天盛开的牡丹花，想坐车去观望它们。但其实可以允许这个愿望从未成形。

情爱是一种可训练可增进的能力。情爱仍是最深沉的幻觉（这也是《春宴》的主题之一）。有时它看起来激进和充满勇气，仿佛正被实现和推动，却不过是临近深渊的倾身探入。与其说我们渴望得到爱，不如说我们意欲在其中获取强烈的实践体验。

他来探望我。告别之前，在暮色中并肩而坐，看公园里的少年们打篮球。天色逐渐暗落。走上山坡，他摘下一枝鸢尾递与我。这紫色花朵适合单独观赏。即便热闹茁壮地群生，也显出桀骜不驯。天边浮出细细的弯月。抽完最后一根烟。

一切终究是会过完的。残存中没有余地。

“夜深人静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正当夜深人静时，天地一时澄澄的，且道是什么？”晚上继续读宋人论禅。



早起在花园里拍下花朵种种。白紫丁香盛放，海棠桃花樱花玉兰接近颓败，鸢尾蹿出花苞，月季抽发枝叶。花期有条不紊，秩序井然，一切适宜而合理。秩序是指万事万物开始有时，盛衰有时，终结有时，重生有时。这不禁令人安心。



一个夜晚，我告诉自己这样的难过只能有一次。

祈祷在内心流出，它们都会成真。上天给出它认为正确的东西，从无错误。人睡前那些在黑暗中祈祷的时刻，那些黑暗所显示的纯净与力量，难以用言语表达，也无法揭示它的深度。它进入身心每一条缝隙，与血肉融合凝聚。心念与意志发出光来，仿佛已存在太久。



十年前，携带一只超重的行李箱从上海抵达北京。箱子里有若干重要的书籍、几件常穿的衣衫及童年的玩偶。之前有过数次动

荡迁徙，从未想过会在北方生活。我习惯江南的食物，它的梅雨、潮湿、丰盛、四季分明。但命运的洪流自然而然把人携带到远地，如水中漂浮的种子身不由己。在停靠的岸边生出根，发出芽。开花结果之后，种子仍旧撒入水中。

走在旅途中的人，不管置身何地，只要卸下行李，暂时落脚，就可视脚下的土地为家。如果离开，出发，此地则再次成为地图上一个标记。我从不觉得自己固定属于某处。我是一个没有“家”的人。其他任何形式的归属概念对我而言，亦没有意义。在我的心中，这个世间终是与我没有太过密切或深远的联系。仿佛一早便知，自己只是偶然来做客。

因此即便在一块土壤里插枝生叶，若有必要，仍会亲自动手，把深埋土下的根块逐一挖起。所谓的落叶归根，我从不相信，也不会遵循。人可以死在任何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。这是存在的孤独和刚硬所在。

一座不适宜步行的城市，也同时意味着它不适合居住。川流不息的环路。汽车穿梭的声浪，空气里遍布灰尘。机械的世界碎裂而无法成形。隔膜重重。对抗和服从。走过大风呼啸的地铁通道，一边是乞讨和流浪的人，一边是华丽的广告，充斥商品、繁荣、时尚、交易、明星、娱乐。

灵与物不平衡的世界。肉身寄居于狭隘缝隙。一号线车厢，陌生人温热的发肤，层层气味汇聚成浑浊而滚烫的河流。人群对着手机无所事事，或紧紧攥住手里的各式行李。发亮的屏幕里跳动游

戏和新闻。有人开始入睡，有人拿出食物。无法言说的处境，各自封锁的过去和未来。正在呼啸而过的此刻。

如果相信世界是由类别、主义、口号、观念组成，那么这个“世界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虚假而苦痛的。



下午与 M 见面。

程序始终一样。先在固定的咖啡店喝茶，然后去他选择的餐厅吃饭。雍和宫旁边这家小小的西餐厅，位置隐蔽，很久没有来过。认识他已有十年。

他跟我谈身体最近的不适，对工作看法的转换，在做的事情及一些疑问。见面总是在探讨，大半他说我听，多年不变。等我们彼此老了，还会这样吗。我们仿佛正在成为某种意义上真正的朋友。中性，理性，智性，这三点在逐渐变成关系的全部。而这些在相识的最初并不明确。

我看他由之前暴烈不定的男子，变成现在偏向素食略带厌离之心的人，觉得自己大概也是在这样地变化。仿佛是彼此的镜子。

二十多岁时的恋人或朋友，大多年龄相当，或者比自己还小。过了三十岁之后，和年长许多的人交往深入，有些相差十岁以上。

和他们在一起，才觉得交流顺畅。

他说，宗教禁忌自杀，自杀要受到惩处。人不能逃避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要偿还清楚，即便谁都知道逃逸最轻省。人们询问自己是否有自杀的勇气，其实是在索要逃逸的勇气。在一座牢笼里，很多人都在服刑，你决定逃脱。但你最终能逃到哪里？逃出去之后，是彻底的自由，还是被抓住后更长久的惩处？围绕生死问题，重要的立足点仍是我们对于时间的看法。即一件事情的结束是代表终止，还是代表再一次开始。

他对我说，写作和孤独，是你的根本处境。记得这一点。其他的任何游戏和形式都不重要，它们最终对你没有力量。

他说，要善待自己，放下和消融内在积存的创伤。它们使你沉重而不够轻盈，要不断去清洗。我说，我在你面前仿佛一览无余。他说，人是有很多面的，哪有一览无余。你对我来说，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。但你的谜题措辞优美。

他待人好，会再次记起他们。这是他的优点。

曾经刚硬而无可琢磨的人，在时间磨练中渐渐呈现朴素、轻淡、平常。这条规律在很多人身上得到印证。生活不断删减和简化，心得到澄清和明确。世间渐渐成为另一种样子。



若无相衬，也不枉费。委婉幽暗，无言以对。



走过地铁通道，回到地面。点燃一根烟。寒风让人眼目清醒。

这样琐碎严酷。又这样平常自然。

一旦意识到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生命中的问题，它们就会如岩石高高耸起。俗世的欢愉或妄想即便潮头汹涌，也不再可能将它麻醉和遮盖。这些无可消灭的问题，对人来说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即寻求自我的解决之道。

间断性情绪低落周期。如同嗓子发炎、头疼脑热，是必须要忍耐的事情。也是肯定可以忍耐殆尽的事情。情绪升起，像一头野兽，来回盘旋，跃动攻击，试图把人吞噬。在其中察觉到愤怒、暴戾，一种压抑的委屈和深深的匮乏。和它对峙需要格外小心。这头兽盘踞已久，时时需要被安抚。再次被激醒。一切事出有因。

当它采取攻击时，需保持观察。内心持续交替软弱、混乱、贪恋、冷静、洁净、刚硬、开放。这个替换时间越来越短暂。心所需要的清除工作无法有片刻中止。

忍耐疾病般，忍耐不时来袭的阴暗感觉。

每一次来袭都会让人感受到软弱。这种软弱也提醒我，保持觉察和承担是一次举重的过程。当人能够每次都举起比前一次有所增加的重量，这即是训练。人最终将以此接受和理解，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曾经以为不可理喻也无法接受的事。

观察它，看它如何静止下来，再次回去它的角落。收藏起身体里抵抗的力量，把它驯服。很多事情，都是重复的轮回的，能够摸索出规律。最终知道它的轨迹，明了它的起源、走向、变动、结果。

心之艰难，是跟自己作斗争。



早上的梦境。十层，二十层，八十层电梯。身后的人说，可以停于十层，也可以是二十层，大概是去吃午餐。想与他们一起，却独自进了电梯，并且摁了八十层。以前的梦中，也有在电梯里。快速升高的电梯，黑暗，幽闭，微微摇晃，向无尽的高空延伸。有时是裸露在外的建筑工地的直梯。但这次是封闭的。

接受现实。人心均有其漏洞。

行动主义是一种理性。人有时被自己的感性摧毁，是因为理性虽然有力，但它不是能够带来安慰的东西。



有时压抑会暗自滋生出一种敏锐和勇气。



去一座古城小住。春天蚕豆开花期的田野，坐于田埂上。时而阳光剧烈，晒得眼冒金光；时而浓云飘过，落下清凉硕大的雨点。大风掠过，作物绿叶如波浪向前推动，光线变幻，发出唰唰声响。这景象使人入迷，旁观数小时不觉厌倦。还有那些熟悉的光线，洒在大海中，洒向山峦间的村庄，一束一束，静谧强壮。

晚上独自在路边小餐厅吃饭，屋檐下悬挂腊肉、风肝、熏肠。店里自制的大玻璃罐青梅酒。喧闹人群渐渐走空，厨师服务员结束工作，围坐一起看电视说闲话。窗外浙浙沥沥下起小雨，渐渐密集。大批浓云飘过上空。酒即便独饮，也使人浑身暖和，心里热烫。喝完杯中残酒，结账走出店门。

冷雨扑脸，脚步略有趑趄。路边的杏花树，粉粉白白，一簇簇花朵开得断了魂。坡道上端是巍峨山峦。顷刻一生锣鼓歇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当下不免生起顿然警觉，肉身投诸这个无常世间，灵魂却是一直在上路的异乡客。

“人是情愿孤独，也宁愿死的。否则我们为何要跟心爱的人作对，对当下的事物漠视，又向往遥不可及的一切……”在长途飞行的闷热机舱，把这部电影又重新看了一遍。在有所感应的作品里面，看到的虽是别人的故事，照见的却仿佛是自己的生命。所有的影子、